



## 理论探索

Li Lun Tan Suo



## 新部落与青年“重嵌”社会的

## 理路探索

□ 江虹 林滨

**摘要：**在个体化社会中，青年人呈现“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新部落实质上是青年个体重返共同体的新尝试。但这种重返并不是形式上返回到原始部落，而是一种螺旋式返回：以趣缘为纽带，同时结合了传统形式和现代技术的一种新型部落，在组织结构、联结纽带、交往内容和参与模式方面都与传统青年组织存在差异，呈现出平等性、互动性、自目的性和情感性特征。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型群体组织，新部落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通过聚集、互动，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在一起”。在情感共享中促进社会的团结，在趣缘互动中促进青年的社会化，必然会对个体及社会的整合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新部落；原子化个体；趣缘；情感；在一起

个体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传统共同体的式微，个人主体力量逐渐凸显并增强，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从社会到个人，从技术到媒介，社会群体的形式和样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趣缘”构成的新部落成为青年自我组织的主要形式。2004年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开启了粉丝群体兴起的高潮。这档节目的受众以青少年为主，一些选手的支持者为了方便相互联系、共享信息、营造人气，为其喜爱的选手拉票，便成立“粉丝会”，如李宇春粉丝会、周笔畅粉丝会……这些选手粉丝因为共同喜欢的明星而形成了一个趣缘群体。2014年巴西世界杯举办，迅速在全球掀起一股体育热潮，“足球迷”出现在赛场、

餐厅、酒吧、大街……这些球迷来自不同的职业、地方，甚至一些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观看赛事，一起呐喊助威，因为是对足球的共同热爱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类似这样的趣缘群体还有很多，这种“趣缘”可以是对明星人物的兴趣，如各种粉丝会、明星贴吧；可以是对特定活动的兴趣，如足球俱乐部、魔兽联盟、读书会；也可以是对特定物品的兴趣，如时下流行的“果粉”“米粉”。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青年个体的聚合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共同体虽然依然存在，但其黏合性在下降。相反，以趣缘为中心的部落式共同体异军突起，不断消



解和解构传统共同体,引起青年群体聚合中心的转移,导致青年群体的组织方式发生了转变,“新部落”成为青年群体自我组织的新形式。

“新部落”一词最初由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在他的部落主义范式中,“部落”是一种隐喻。“部落”隐喻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它大体上是指因相同感情聚集起来的人群和与此相关的各种关系<sup>[1]</sup>。本文中“新部落”的内涵是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新部落”是特指一群生活在个体化社会中的青年,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工具、以兴趣和情感为纽带建构的趣缘关系共同体。

## 一、新部落的兴起:从“脱嵌”到“重嵌”

自由度的提高和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青年人面临的双重生存境遇<sup>[2]</sup>。个体化社会将个体从各种形式的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出来,由“被他人所决定”走向“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在此解放的过程中,青年的自我意识不断凸显。但是,个体自由带给青年的并不都是幸福和益处,它也将青年抛进了孤独、残酷的现实之中。孤独无助的青年在面对流动的现代社会时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情结,渴望重回共同体之中。新部落本质上是青年人重嵌共同体的新尝试。这种从“脱嵌”到“重嵌”,是个体化社会发展的双重逻辑,也是新部落兴起的逻辑所在。

### 1. 青年“原子化”的生存样态是新部落兴起的现实原因

将社会成员转化为个体,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说,“以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社会个体分化是一种命运而非选择”<sup>[3]</sup>。汹涌而至的个体化浪潮把青年从血缘、地域、阶级等传统羁绊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将青年陷入孤独无助的境遇。“就某种意义上而言,自由、自主等个体性获得,意味着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消失”<sup>[4]</sup>。在传统社会中,结构的静止性、阶层的同一性和群体的同质性为人们建构起互相帮助、亲密友好的共同体<sup>[5]</sup>。生活在其中的成员彼此依赖、互帮互助,都能从共同体中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社会流动的加速,传统共同体开始瓦解,“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差不多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sup>[6]</sup>。在这样一个“流动性”的世界中,生活不再是不言自明,不确定性几乎存在于人生各个重要的方面。青年只能

依靠自身的认识进行判断和选择,并且独自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和后果,自己为自己立法。这种无力抵抗的不确定感以及安全感的缺乏,成了现代青年人生活的一个特征。

与此同时,转型的中国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也由曾经的情感、交往逐渐转变为利益、目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陌生感以及敌对意识逐渐增多。个体之间基于本质需要的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人们已不再是镶嵌于同一共同体之中的紧密关联的分子,而沦为了游离于共同体之外的毫无关联、自由散漫的原子<sup>[7]</sup>。青年人漂流于不确定、流动性的生活之中,没有根基,没有归属。其结果便是个体在社会中越来越孤独,而这种孤独感使得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情结,并自发寻求各种形式的能够抵抗原子化个体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的社群。由此,为新部落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 2. 青年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新部落兴起的内在动力

青年是处于特殊年龄阶段的人群,其生理和心理都正处于要成熟但尚未成熟的时期。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来看,青年都还没有具备完全独立的条件,心智也没有完全成熟。为此,虽然他们极其渴望自由、独立,但他们还无法完全摆脱对父母、朋友和集体的依赖。他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能够从他人那里寻得依赖。如德国心理学家斯普兰格所说,青年时期是强烈地渴望被理解的时期,深陷孤独中的青年渴望被人接近和理解<sup>[8]</sup>。青年本身对群体具有天然的渴望。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目前青年个体在其生理和安全层面的需求已得到满足,但是各种高层次的需要也随之产生,比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开始占据首位,而这些需要在共同体消逝的社会中很难得以满足。相反,当青年的满腔热血与冰冷的现实相撞,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很难自然消解,并通过不断的积累和蔓延,会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对集体的不满和对自我价值怀疑的状态。

在此情境下,“再嵌入”温暖、亲密的共同体无疑成为青年人的向往。同时,融入社会、与社会产生互动也是青年社会化的根本要求。“青年社会化就是将不完全具备社会成员资格的人转化为具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和权利、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成员的过



程”<sup>[9]</sup>。在此过程中，青年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和品格，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变，在一次次社会化过程中开启自我身份认同之旅。新部落是青年人社会化的一种路径选择。

### 3. 现代互联网的发展是新部落得以兴起的技术条件

在传统社会中，社群并不是不存在，主要受地域空间的结构限制，难以形成规模化、聚集化效应，其影响力过于微弱以致边缘化。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却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从而使得群体的大规模聚合成为可能。一方面，网络将不同地域、时空的人整合在同一片虚拟空间，使得跨地域交往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将人们碎片化的时间链接并整合起来，充分发挥人们闲暇时间的有效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网络媒介正是在此充当了人类各个器官的综合延伸，它消除了时空的壁垒、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让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得以聚集到一起，促进趣缘群体的形成，尤其是网络趣缘群体的诞生。

网络趣缘群体作为新部落的线上组织，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青年之所以转向网络虚拟空间不仅在于网络能够打破时空的枷锁，还在于“网络社会给予青年补偿感与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特别是受到控制和挤压的私人空间能够在网络社会得到找回”<sup>[10]</sup>。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人在与他人、社会的交往中往往受到理性的控制和制度的规范，无法随心所欲地真正表现自己，那些不被社会认可的兴趣爱好也便偷偷隐匿起来。相对于现实生活，网络具有较好的匿名性和开放性特征，人们在网络空间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抛弃现实社会的身份角色，重新定义或建构一个全新的“自我”，完全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交往对象和开展社交活动，而不需要像现实社会中那样受到财富、权力、地位等外部因素的制约，网络空间给个性青年提供了一个“被承认和进行集体活动”的环境<sup>[11]</sup>。

## 二、新部落的特征：与传统青年组织相比较

为了获得归属感和自我实现，新部落成为青年的选择，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新部落的形成提供可能。“群体唤起村落或部落的古老结构，由此‘游牧生活和互联网让人们有了更好的聚合’”<sup>[12]</sup>。

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古老形式——部落的返回，但这种返回是以一种螺旋形上升的方式进行，这是因为它同时结合了古老部落的传统形式和现代互联网的技术发展<sup>[13]</sup>。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才把它称之为“新部落”。新部落作为一种新型的青年自我组织，在组织结构、联结纽带、交往内容和参与模式四个方面与传统青年组织存在着差异，呈现出去中心化、自目的性、情感性特征，与青年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

### 1. 组织结构：“垂直型”的科层制向“开放式”的扁平化结构转变

不管是在原始部落还是在近代的国家共同体中，其领导和管理的青年组织在本质上是由某种权威主导的依附性的青年社团，围绕和服从行政权力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在这种行政化的垂直领导机制中，青年与其所属的群体是以一种上下级命令与被命令、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为显著特征。有时，共同体通过压制个体的异质性来达到其要求的同一性，群体中的个人主体性力量、自由独特的个性无从谈起。但现代社会个体化进程的加速，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为青年自我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张扬个性、自由表达、追求平等是新一代青年的心理需求。新部落迎合了青年人这一诉求。流动性的特征使新部落形成开放式的扁平化系统结构，在部落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主体，没有谁有天然的霸权，也不存在任何的隶属关系。

新部落是由于“趣缘”将青年聚集在一起，青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部落，而且部落相对正式组织而言较为灵活。成员在进入和退出的过程中，无须办理一系列手续，因此对于其成员的约束力比较低。今天他是这个部落的成员，明天他可能选择了另外一个部落，这些都是可能而且允许发生的。没有固定的部落，也没有固定的成员，一切都是流动的、暂时的、偶发的。这也反映了当代青年现代性生活的特点，没有什么稳定不变的，一切都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因而，新部落摆脱了特权和禁忌，没有了等级、权威和必然，人们可以毫无拘束、自主地选择交往的对象以及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个人主体性得到凸显和发挥，群体的聚集呈现出一种更为自由、自目的性的样态和开放、平等的“扁平化”关系结构。

### 2. 联结纽带：责任、义务向兴趣、情感转变

在传统“金字塔”管理机制下的青年组织强调集



体主义、共同理想，在组建和开展工作过程中仍然是以集体目标为核心，以责任和义务为纽带，以地域、工作隶属关系进行自上而下、层级传递。在一定程度上，青年与其所属的集体之间只有冷冰冰的任务，缺少温情，也忽视了青年心理层面的多方面需求。当新部落出现后，青年群体聚集的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找到了新的聚合方式：兴趣和情感。相对传统共同体以硬指标、上级命令为纽带聚集的群体，新部落是特定的青年人因为一致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诉求等共同处结成的一种趣缘文化共同体。

兴趣是形成趣缘群体的原始动力，是促使人们走在一起、开展活动、维系共同体的纽带。但在新部落中，仅仅兴趣相投和志同道合还不够，还需要许多情感因素：共同的情感体验、约定俗成的交往规则、基于彼此的信任和真诚等等。所以，新部落还是一种靠“情感”来维系的共同体，具有共同感的社交。“共通的情感使得人们形成情感部落。在这些部落中的情感，如同星云一般环绕着人们，它构成一种可感触的氛围，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可感触的关系’和‘弥散同盟’”<sup>[14]</sup>。如“足球迷”聚集在足球场上观看比赛，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爱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在家看电视直播就可以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需要与其他球迷“在一起”，共同感受当下的氛围，那一刻他们的情感是共通、共享的。这种“在一起”的情感具有神圣性和集体感，它可以帮助孤独、无助的人们获得交流和认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现实生活中群体归属感的缺失。

### 3. 交往内容：宏大叙事主题向日常生活内容的转变

在政治共同体组织体系下的青年群体天生具有“政治人”的身份。“由于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青年组织属于政治性早熟的组织，习惯于政治目标取向绝对化，政治运动也一直都是青年组织活动的主旋律”<sup>[15]</sup>。这一“政治性”决定了他们宣传和活动的主题属于宏大叙事类，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培育等。无疑，这些内容在特殊年代如战争动乱时期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但在个体化时代的今天，这些内容对青年个体来说，相当抽象也很遥远。他们对国家的宏大叙事似乎没有多大兴趣，

而是对某种琐碎、真实的“生活流”倾注更多的关切，“活在当下”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青年个体进行互动式的交往，也只是建基于他们日常的兴趣爱好之上。

新部落群体无论是因为对文学和电影的爱好而组成的“豆瓣”，还是因为酷爱户外运动组建的“驴友团”，抑或是由唱歌、跳舞表演构成的直播……这些都是非常日常化、生活化的主题，没有任何的规定性和强制性。相反，表现出了一种不规范性、随意性、真实性的特点。这样一种日常生活的情境和大多数青年人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关系，每个人都能轻易参与，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互动感。“这种源自于‘平庸性’的小生活、小叙事的互动感，看起来意义极为中性和暧昧，有一些无聊和消极的因素，却实实在在让参与者成功建立起一种共同意识、共同的仪式和‘传统’，从而打下了归属感形成、社群形成的基础”<sup>[16]</sup>。由此，日常生活的真实性成为新部落吸引青年群体重聚在此的基础。

### 4. 参与模式：“单向度”被动向“互动性”主动选择转变

垂直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传统青年组织开展活动的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强动员机制，参与活动的青年大多数是被动的受教者，没有自主选择权，从而形成一种“单向度输入”。另一方面，该组织的宏大叙述主题又因内容的抽象性、遥远性导致青年人并不能对此立马产生兴趣，其主观意愿表达不是很明显，成员之间也缺乏主体间的互动。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青年的自我意识崛起并不断增强，他们开始基于自己的好恶感觉来选择交往的群体，“社交存在选择性”<sup>[17]</sup>。所以，传统青年群体的硬性组织形式，与现实青年群体交往倾向相背离。

以趣缘为核心的新部落的建立基于青年的自发性，因为趣缘的核心是兴趣，兴趣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产物，个体内心的情感和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兴趣的有无和偏向<sup>[18]</sup>。青年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来组建朋友圈，人们因缘而聚，从被动走向主动。青年选择新部落的聚集方式还在于“强互动性”带来的满足感。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摆脱了时空限制，将不同地域、时空的人整合在同一片虚拟空间，使人们及

时“在线”互动、面对面互动成为可能。以直播中明星主播与粉丝的在线互动为例,在直播中粉丝与明星零距离接触和深度互动,言论、送礼物成为他们双方互动的载体。当青年粉丝看到自己的言论出现在屏幕中且被主播看见时,可以获得某种存在感和满足;对于明星而言,这种受人追捧、受人关注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的情感需求。因此,在以“趣缘”为核心的新部落中青年群体之间形成了强互动、主动选择交往模式的新态势。

### 三、新部落的探索:我们如何更好地“在一起”

个体化社会的到来,让我们变成自由独立的个体的同时也使我们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我们”碎片化为个体性的“我”,在此基础上走向了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分离。但人又是社会性的存在,是群居动物,无法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只有鲁滨孙一人的生活孤岛。因此,传统社会分崩离析了,但“我们”又必须在一起。“‘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只能在一起”<sup>[19]</sup>。“在一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如何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即“我们如何更好地在一起”,成了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新部落的兴起无疑是帮助青年群体聚集在一起,促进青年社会化的一种路径探索。

#### 1. 新部落催生的“集体情感”是社会有机团结的纽带

现代社会存在两种社会化的过程,“一种是理性化的组织化过程,另外一种则是情感化的群体化过程”<sup>[20]</sup>。与两个过程直接相关联的是两种主导性因素,一是以可计算性和定量化为特征的理性,一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情感。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只关注理性的社会化作用,忽视了社会化过程中情感的维度。而且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也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为解放人、发展人、确立人的主体性的积极力量,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人的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社会呈现出“机械团结”的状态。在此情景下,情感又回到我们的视线中,通过情感星云将孤独的人们重新聚集在一起。

情感是人的最初生存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的。个体的存在,满足肉体物质需要之外,还有心理情感的本能需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个体生活在“情感”中。“人就是活在‘情’中,活在对各种各样的‘情感、情景、情况’的认同之中,这种‘心理情感认同’成为‘人活着’的依托、归宿所在”<sup>[21]</sup>。但人的情感并不仅仅作为人的此在静态呈现方式,情感与人的生活世界还存在一种行动与实践的关系,是一种有目的的应对世界的社会行动,而不是作为因果性作用的结果。它是一种特殊的在世方式,具有能动性。“当我们无法承担世界的重负时,我们就会在非反思水平上,通过改变我们自身的方式实现世界从决定论形态向一种神奇形态的转变”<sup>[22]</sup>。因此,人们的行动离不开情感因素,而且由于情感行动是出自行为者内在力量的驱动,所以,情感较之理性而言更具强烈的行动意向。从这种视角来看新部落的兴起,我们会更好理解为何青年人热衷此种方式的聚合。对于青年来说,情感认同和情感归属理应是其本质的存在,是人的应然本质。但现实生活是一种碎片化、瞬间性的汇合,生活于中的青年呈现出流动性、无根性和陌生人的状态,青年人面临着孤独无助、缺乏认同和归属的生存困境,情感缺失是青年人的实然状态。情感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它是人们有目的的应对现实生活的活动。当青年情感失落和缺失,他们就会以实际行动来改变这一局面,以期获得情感满足。所以,当原子化个体普遍具有共同体情结时,他们会主动寻求、建构各种形式的结合,以此来抵抗孤独情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新部落是青年个体面对情感困境时采取的一种重建共同体情结的有效方式,新部落也正是通过情感将不同的人整合在一起,实现社会的有机团结。

新部落实际上是以人的情感性力量为主体建构的一种关系共同体。情感虽然是人的自我感受,但情感的生成和外化需要在社会互动中完成。“一个人的情感表露并非个人内心自生,而完全是处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中的对象价值所决定的,被交流对象所左右、所控制,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存在于主体身上的情感意义是通过互动发现的”<sup>[23]</sup>。由于部落具有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特征,青年可以方便、迅速地聚集在一起进行互动交流;而且在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的青年同辈之间,更能够相互理解与支持,相同的兴趣可以帮



助他们进行持续的互动。在情感与信息互动交流的过程中,青年能够感到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支持的情绪体验,进而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当青年个体内心情感被唤醒,并根据他们的感受来参与集体活动,进而生成为人类主体性情感的存在,集体情感的生成。“集体情感是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情感和对集体的依恋之情,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感的根基所在,也是整个社会实现整合的纽带”<sup>[24]</sup>。

集体情感的实质内容就是人际互动交流的过程,通过情感的互动,人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情感世界,感受他的情绪和品质,从而使我们处在一个共同的情感空间,大家释放共同的情感元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回归,也唤起了个体的心灵共振,继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感动,从而造成共同的社会性情感的表达。这种集体情感消除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与隔阂,个体不会排斥他者的存在。相反,正因为他人的存在,我的情感才得以释放,精神找到了依托。这种与他人共享情感会使人们萌生“在一起”的意愿。另一方面,部落有时会以情感为工具,进行策略性的操作,以此来激发和增强人们“在一起”的情感。如“俱乐部通过举行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仪式,将成员们的关注度集中于同一时间点上,调动每一位群体成员的积极性,创造一种集体欢腾状态。通过这样的一种集体性欢腾,调动每一位成员内心的情感”<sup>[25]</sup>。在这种集体化激情和群体化生活过程中,现实的物质压迫和精神压抑将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得以宣泄,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自由。这种氛围培育出了一种情感联结,营造出了“我们在一起”的感觉。因此,新部落的兴起无疑为当下孤独无助的个体提供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帮助青年群体成员建立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进而获得相应的情感依附,生成社会性情感,而这种社会性、集体情感反过来又是促进社会团结的基础和纽带。

## 2. 新部落的核心“趣缘”是个人重嵌社会的动力

现代人更容易产生孤独和无能为力感,成为一个孤立的原子存在,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中间联结机制(共同体)的失效和缺场,由此而产生个体的孤独和无意义。但人本身又是社会性、有意义的存在,对于青年而言,他们寄存于社会之中,依托它维系着各种各样的纽带关系,也正是借由

它来确认自己的本质力量,丰富自身全面性的发展。走向社会且与他人、社会产生互动,是青年人拒绝孤独的表现,也是青年寻求人生意义的结果。青年加入新部落,实质上是将自己“再嵌入”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种“再嵌入”,能够使人们获得内心的平衡和丰富。它也能够帮助青年重新找回自我的价值,因为“我们只有与一个群体联系起来,才会具有价值。很明显,这种联系是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并不重要”<sup>[26]</sup>。重要的是,新部落能够有效地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结”,为“原子化”个体重返社会提供现实路径,是青年走向社会的中介。

新部落以“趣缘”为纽带,是青年人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主动建构的一种趣缘共同体,本身具有强大的集合功能。只要有兴趣触及的地方,就会有趣缘群体存在的可能,“兴趣的广泛性发展就可能带来群体数量的大幅度增长”<sup>[27]</sup>。因而,新部落的兴起给形形色色的兴趣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聚合和发展的互动平台。当共同的兴趣爱好者加入趣缘群体之后,“这一群体就成了个人进行社会化的‘同辈群体’,群体其他成员就成了该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sup>[28]</sup>。群体成员彼此之间交流关于趣缘主题的信息和看法,无论是某一体育运动的兴起、某个电影的出现,还是某处生活环境被污染、某处文物没有得到保护,青年都可以围绕其中某一主题组建相应的圈子进行交流互动,达成共识,实现整合。在这一系列的互动过程中,群体成员通过探讨各种感兴趣的话题,接触不同的人 and 事,不断掌握社会和群体规范,甚至有时还会发起和组织社会动员,吸引公众和政府的注意,以此来推动某一社会事件的妥善解决。这一运动的本身,其实就是个体社会化内化和外化的过程,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在此基础上,青年人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开始走向公共的政治生活。

青年从个体走向社会,其实质就是青年社会化的过程,是达成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传统青年组织中,这种社会化往往是以青年个性的丧失即无条件服从社会要求为代价实现的。换言之,共同体是通过压制个体的异质性来达到其要求的同质化。但在新部落中,群体成员之间是相对平等的地位,人们互相评价的标准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指标如身份、地位和财富等,从而避免了“政治压制”“经济碾压”与“自



我禁锢”等，青年的自由个性得到肯定和发展，自我的活动场域变得多样和宽广。“我”既可以是慢跑俱乐部的一员，也可以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亦可以是戏剧社的社员……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成为“猎人、渔人、牧人或者批判者”，个体不需要成为专业化的人，而是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以“趣缘”为纽带的新部落恰好为发展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提供了可能。由此，新部落或许可以将人的关系归还于人的自身，让青年在个性发展的过程中现实地融入集体、社会中去，成为社会化的青年。新部落凸出了青年的自目的性和发展的全面性，同时它又克服了个人主义带来的原子化的生存困境，用共同的情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感受共同体的温暖。

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型群体组织，新部落聚集了足够多的青年个体，通过集体情感营造“在一起”的氛围，通过趣缘组织提供“在一起”的载体，让原子式的个体重新“在一起”。这种“在一起”具有包容性，

青年既体会到集体欢腾的那份激情和感染力，又可以同时享有自我存在的快乐；不是同一性的“在一起”，而是一种多样化、色彩缤纷的差异性的“在一起”。它（“在一起”）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切身地融入，真正地参与其中，乐在其中，使人的深度社会性得到全面的展现。因此，新部落的“在一起”的活动本身与碎片化个体形成对立，必然会对个体及社会的整合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社会意识整合”（14JJD720020）、中山大学智库型研究院2017年度课题“西方国家开展公民国民教育的做法及借鉴”的阶段性成果]

江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林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 王珑玲

#### 参考文献：

- [1] [12] 许轶冰, 波第·于贝尔. 对米歇尔·马费索利后现代部落理论的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 2014(1): 22, 25.
- [2] 吴玉军. 共同体的式微与现代人的生存[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11): 54.
- [3] 齐格蒙特·鲍曼. 个体化社会[M]. 范祥涛,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45.
- [4] [5] 宋梅. 个体化时代的社区福利建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3: 5.
- [6] 齐格蒙特·鲍曼. 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M]. 鲍磊,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 1.
- [7] 张良. 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与乡村社会的重建[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3): 6.
- [8] 李美旭, 金秀兰.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M]. 辽宁: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6: 59-60.
- [9] 王大春, 高军. 网络时代青年社会化的自我实现[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4(6): 100.
- [10] 吕梦醒. 论当代青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基于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视角[J]. 甘肃社会科学, 2015(7): 59.
- [11] 邓天颖. 想象的共同体: 网络游戏虚拟社区与高校亚文化群体的建构[J]. 湖北社会科学, 2010(2): 175.
- [13] 米歇尔·马费索利. 部落游牧性[J]. 许轶冰, 译. 江南大学学报, 2012(3): 40.
- [14] [17] [20] 王宁. 自目的性和部落主义: 消费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J]. 人文杂志, 2017(2): 109, 109, 110.
- [15] 江洪, 李维岳. 青年组织的演变与特点[J]. 山东青少年研究, 1994(2): 8.
- [16] 戴斯敏, 曲天谣, 杜子程. 全民直播的隐喻: 后现代视角下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J]. 青年探索, 2017(5): 12.
- [18] 蔡骥. 网络时代趣缘文化传播的兴起[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1): 2.
- [19] 樊浩. 伦理, 如何“与‘我们’同在”[J]. 天津社会科学, 2013(9): 20.
- [21] 牟方磊. 生存困境与情感救赎——李泽厚“情本体论”探析[J]. 中国文学研究, 2015(1): 21.
- [22] 徐法超. 早期萨特的情感理论: 方法与问题[J]. 肇庆学院学报, 2014(11): 12.
- [23] 何涛, 宋敏. 初级群体与青年大学生的情感支持[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16(4): 9.
- [24] 成伯清. 心态秩序危机与结构正义: 一种社会学的探索[J]. 福建论坛, 2016(11): 134.
- [25] 宁晶, 许放明. 青年趣缘群体符号边界的建构——以XZ户外俱乐部为例[J]. 当代青年研究, 2016(1): 39.
- [26] Michel Maffesoli. Le Temps des tribus. Le déclin de l'individualisme dans les sociétés postmodernes (1988) [M]. Paris: La Table Ronde, 2005: 123.
- [27] [28] 罗自文. 新型部落的崛起: 网络趣缘群体的跨学科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63, 268.